水滸傳（70回本)/序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水滸傳（70回本)
序
作者：施耐庵

宋史斷

序一

原夫書契之作，昔者聖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。其端肇於結繩，而其盛殽而為六經。其秉簡載筆者，則皆在聖人之位而又有其德者也。在聖人之位，則有其權；有聖人之德，則知其故。有其權而知其故，則得作而作，亦不得不作而作也。是故《易》者，導之使為善也；《禮》者，坊之不為惡也；《書》者，縱以盡天運之變；《詩》者，衡以會人情之通也。故《易》之為書，行也；《禮》之為書，止也；《書》之為書，可畏；《詩》之為書，可樂也。故曰《易》圓而《禮》方，《書》久而《詩》大。又曰《易》不賞而民勸，《禮》不怒而民避，《書》為廟外之几筵，《詩》為未朝之明堂也。若有《易》而可以無《書》也者，則不復為《書》也。有《易》有《書》而可以無《詩》也者，則不復為《詩》也。有《易》有《書》有《詩》而可以無《禮》也者，則不復為《禮》也。

有聖人之德，則知其故，知其故，則知《易》與《書》與《詩》與《禮》各有其一故，而不可以或廢也。有聖人之德而又在聖人之位，則有其權；有其權，而後作《易》，之後又欲作《書》，又欲作《詩》，又欲作《禮》，鹹得奮筆而遂為之，而人不得而議其罪也。無聖人之位，則無其權；無其權，而不免有作，此仲尼是也。仲尼無聖人之位，而有聖人之德；有聖人之德，則知其故；知其故，而不能已於作，此《春秋》是也。

顧仲尼必曰：「知我者，其惟《春秋》乎？罪我者，其惟《春秋》乎？」斯其故何哉？知我惟《春秋》者，《春秋》一書，以天自處學《易》，以事系日學《書》，羅列

與國學《詩》，揚善禁惡學《禮》：皆所謂有其德而知其故，知其故而不能已於作，不能已於作而遂兼四經之長，以合為一書，則是未嘗作也。夫未嘗作者，仲尼之志也。罪我惟《春秋》者，古者非天子不考文，自仲尼以庶人作《春秋》，而後世巧言之徒，無不紛紛以作。紛紛以作既久，龐言無所不有；君讀之而旁皇於上，民讀之而惑亂於下，勢必至於拉雜燔燒，禍連六經。夫仲尼非不知者，而終不已於作，是則仲尼所為引罪自悲者也。或問曰：然則仲尼真有罪乎？答曰：仲尼無罪也。仲尼心知其故，而又自以庶人不敢輒有所作，於是因史成經，不別立文，而但於首大書「春王正月」。若曰：其舊則諸侯之書也，其新則天子之書也。取諸侯之書，手治而成天子之書者，仲尼不予諸侯以作書之權也。仲尼不肯以作書之權予諸候，其又烏肯以作書之權予庶人哉！是故作書，聖人之事也。非聖人而作書，其人可誅，其書可燒也。

作書，聖人而天子之事也。非天子而作書，其人可誅，其書可燒也。何也？非聖人而作書，其書破道；非天子而作書，其書破治。破道與治，是橫議也。橫議，則烏得不燒？橫議之人，則烏得不誅？故秦人燒書之舉，非直始皇之志，亦仲尼之志。乃仲尼不燒而始皇燒者，仲尼不但無作書之權，是亦無燒書之權者也。若始皇燒書而並燒聖經，則是雖有其權而實無其德；實無其德，則不知其故；不知其故，斯盡燒矣。故並燒聖經者，始皇之罪也；燒書，始皇之功也。無何漢興，又大求遺書。當時在廷諸臣，以獻書進者多有。於是四方功名之士，無人不言有書，一時得書之多，反更多於未燒之日。

今夫自古至今，人則知燒書之為禍至烈，又豈知求書之為禍之尤烈哉！燒書，而天下無書；天下無書，聖人之書所以存也。求書，而天下有書；天下有書，聖人之書所以亡也。燒書，是禁天下之人作書也。求書，是縱天下之人作書也。至於縱天下之人作書矣，其又何所不至之與有！明聖人之教者，其書有之；叛聖人之教者，其書亦有之。申天子之令者，其書有之；犯天子之令者，其書亦有之。夫誠以三代之治治之，則彼明聖人之教與申天子之令者，猶在所不許。何則？惡其破道與治，黔首不得安也。如之何而至於叛聖人之教，犯天子之令，而亦公然自為其書也？

原其繇來，實惟上有好者，下必尤甚。父子兄弟，聚族撰著，經營既久，才思溢矣。夫應詔固須美言，自娛何所不可？刻畫魑魅，詆訕聖賢，筆墨既酣，胡可忍也？是故，亂民必誅，而「遊俠」立傳；市儈辱人，而「貨殖」名篇。意在窮奇極變，皇惜刳心嘔血，所謂上薄蒼天，下徹黃泉，不盡不快，不快不止也。如是者，當其初時，猶尚私之於下，彼此傳觀而已，惟畏其上之禁之者也。殆其既久，而上亦稍稍見之，稍稍見之而不免喜之，不惟不之禁也。夫叛教犯令之書，至於上不復禁而反喜之，而天下之人豈其

復有忌憚乎哉！其作者，驚相告也；其讀者，驚相告也。驚告之後，轉相祖述，而無有一人不作，無有一人不讀也。於是而聖人之遺經，一二篇而已；諸家之書，壞牛折軸不能載，連閣復室不能庋也。天子之教詔，土苴之而已；諸家之書，非縹緗不為其題，非金玉不為其籤也。積漸至於今日，禍且不可復言。民不知偷，讀諸家之書則無不偷也；民不知淫，讀諸家之書則無不淫也；民不知詐，讀諸家之書則無不詐也；民不知亂，讀諸家之書則無不亂也。

夫吾向所謂非聖人而作書，其書破道，非天子而作書，其書破治者，不過憂其附會經義，示民以雜；測量治術，示民以明。示民以雜，民則難信；示民以明，民則難治。故遂斷之破道與治，是為橫議，其人可誅，其書可燒耳；非真有所大詭於聖經，極害於王治也，而然且如此。若夫今日之書，則豈復蒼帝造字之時之所得料，亦豈復始皇燔燒之時之所得料哉？是真一誅不足以蔽其辜，一燒不足以滅其跡者。而禍首罪魁，則漢人詔求遺書，實開之釁。故曰燒書之禍烈，求書之禍尤烈也。燒書之禍，禍在並燒聖經。聖經燒，而民不興於善，是始皇之罪萬世不得而原之也。求書之禍，禍在並行私書。私書行而民之於惡乃至無所不有，此漢人之罪亦萬世不得而原之也。然燒聖經，而聖經終大顯於後世，是則始皇之罪猶可逃也。若行私書，而私書遂至災害蔓延不可復救，則是漢人之罪終不活也。

嗚呼！君子之至於斯也，聽之則不可，禁之則不能，其又將以何法治之與哉？曰：吾聞之，聖人之作書也以德，古人之作書也以才。知聖人之作書以德，則知六經皆聖人之糟粕，讀者貴乎神而明之，而不得櫛比字句，以為從事於經學也。知古人之作書以才，則知諸家皆鼓舞其菁華，覽者急須搴裳去之，而不得捃拾齒牙以為譚言之微中也。於聖人之書而能神而明之者，吾知其而今而後始不敢於《易》之下作《易》傳，《書》之下作《書》傳，《詩》之下作《詩》傳，《禮》之下作《禮》傳，《春秋》之下作《春秋》傳也。何也？誠愧其德之不合，而懼章句之未安，皆當大拂於聖人之心也。於諸家之書而誠能搴裳去之者，吾知其而今而後始不肯於《莊》之後作廣《莊》，《騷》之後作續《騷》，《史》之後作後《史》，《詩》之後作擬《詩》，稗官之後作新稗官也。何也？誠恥其才之不逮，而徒唾沫之相襲，是真不免於古人之奴也。夫揚湯而不得冷，則不如且莫進薪；避影而影愈多，則不如教之勿趨也。惡人作書，而示之以聖人之德，與夫古人之才者，蓋為遊於聖門者難為言，觀於才子之林者難為文，是亦止薪勿趨之道也。

然聖人之德，實非夫人之能事；非夫人之能事，則非予小子今日之所敢及也。彼古人之才，或猶夫人之能事；猶夫人之能事，則庶幾予小子不揣之所得及也。夫古人之才

也者，世不相延，人不相及。莊周有莊周之才，屈平有屈平之才，馬遷有馬遷之才，杜甫有杜甫之才，降而至於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，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。才之為言材也。淩雲蔽日之姿，其初本於破核分莢；於破核分莢之時，具有淩雲蔽日之勢；於淩雲蔽日之時，不出破核分莢之勢，此所謂材之說也。又才之為言裁也。有全錦在手，無全錦在目；無全衣在目，有全衣在心；見其領，知其袖；見其襟，知其帔也。夫領則非袖，而襟則非帔，然左右相就，前後相合，離然各異，而宛然共成者，此所謂裁之說也。

今天下之人，徒知有才者始能構思，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構思以後；徒知有人者始能立局，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立局以後；徒知有才者始能琢句，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琢句以後；徒知有才者始能安字，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安字以後。此苟且與慎重之辯也。言有才始能構思、立局、琢句而安字者，此其人，外未嘗矜式於珠玉，內未嘗經營於慘淡，隤然放筆，自以為是，而不知彼之所為才實非古人之所為才，正是無法於手而又無恥於心之事也。言其才繞乎構思以前、構思以後，乃至繞乎布局、琢句、安字以前以後者，此其人，筆有左右，墨有正反；用左筆不安換右筆，用右筆不安換左筆；用正墨不現換反墨；用反墨不現換正墨；心之所至，手亦至焉；心之所不至，手亦至焉；心之所不至，手亦不至焉。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，文章之聖境也。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，文章之神境也。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，文章之化境也。

夫文章至於心手皆不至，則是其紙上無字、無句、無局、無思者也。而獨能令千萬世下人之讀吾文者，其心頭眼底乃窅窅有思，乃搖搖有局，乃鏗鏗有句，而燁燁有字，則是其提筆臨紙之時，才以繞其前，才以繞其後，而非陡然卒然之事也。故依世人之所謂才，則是文成於易者，才子也；依古人之所謂才，則必文成於難者，才子也。依文成於易之說，則是迅疾揮掃，神氣揚揚者，才子也。依文成於難之說，則必心絕氣盡，面猶死人者，才子也。故若莊周、屈平、馬遷、杜甫，以及施耐庵、董解元之書，是皆所謂心絕氣盡，面猶死人，然後其才前後繚繞，得成一書者也。莊周、屈平、馬遷、杜甫，其妙如彼，不復具論。若夫施耐庵之書，而亦必至於心盡氣絕，面猶死人，而後其才前後繚繞，始得成書，夫而後知古人作書，其非苟且也者。而世之人猶尚不肯審己量力，廢然歇筆，然則其人真不足誅，其書真不足燒也。

夫身為庶人，無力以禁天下之人作書，而忽取牧豬奴手中之一編，條分而節解之，而反能令未作之書不敢復作，已作之書一旦盡廢，是則聖嘆廓清天下之功，為更奇於秦人之火。故於其首篇敘述古今經書興廢之大略如此。雖不敢自謂斯文之功臣，亦庶幾封關之丸泥也。

序二

觀物者審名，論人者辨志。施耐庵傳宋江，而題其書曰《水滸》，惡之至，迸之至，不與同中國也。而後世不知何等好亂之徒，乃謬加以「忠義」之目。嗚呼！忠義而在《水滸》乎哉？忠者，事上之盛節也；義者，使下之大經也。忠以事其上，義以使其下，斯宰相之材也。忠者，與人之大道也；義者，處己之善物也。忠以與乎人，義以處乎己，則聖賢之徒也。

若夫耐庵所雲「水滸」也者，王土之濱則有水，又在水外則曰滸，遠之也。遠之也者，天下之兇物，天下之所共擊也；天下之惡物，天下之所共棄也。若使忠義而在水滸，忠義為天下之兇物、惡物乎哉！且水滸有忠義，國家無忠義耶？夫君則猶是君也，臣則猶是臣也，夫何至於國而無忠義？此雖惡其臣之辭，而已難乎為吾之君解也。父則猶是父也，子則猶是子也，夫何至於家而無忠義？此雖惡其子之辭，而已難乎為吾之父解也。故夫以忠義予《水滸》者，斯人必有慙其君父之心，不可以不察也。

且亦不思宋江等一百八人，則何為而至於水滸者乎？其幼，皆豺狼虎豹之姿也；其壯，皆殺人奪貨之行也；其後，皆敲樸劓刖之餘也；其卒，皆揭竿斬木之賊也。有王者作，比而誅之，則千人亦快，萬人亦快者也。如之何而終亦幸免於宋朝之斧鋮？彼一百八人而得悻免於宋朝者，惡知不將有若干百千萬人，思得復試於後世者乎？耐庵有憂之，於是奮筆作傳，題曰《水滸》，意若以為之一百八人，即得逃於及身之誅僇，而必不得逃於身後之放逐者，君子之志也。

而又妄以忠義予之，是則將為戒者而應將為勸耶？豺狼虎豹而有祥麐威鳳之目，殺人奪貨而有伯夷、顏淵之譽，劓刖之餘而有上流清節之榮，揭竿斬木而有忠順不失之稱，既已名實牴牾，是非乖錯，至於如此之極，然則幾乎其不胥天下後世之人，而惟宋江等一百八人，以為高山景行，其心向往者哉！是故由耐庵之《水滸》言之，則如史氏之有《梼杌》是也，備書其外之權詐，備書其內之兇惡，所以誅前人既死之心者，所以防後人未然之心也。由今日之《忠義水滸》言之，則直與宋江之賺入夥、吳用之說撞籌無以異也。無惡不歸朝廷，無美不歸綠林，已為盜者讀之而自豪，未為盜者讀之而為盜也。

嗚呼！名者，物之表也；志者，人之表也。名之不辨，吾以疑其書也；志之不端，吾以疑其人也。削忠義而仍《水滸》者，所以存耐庵之書其事小，所以存耐庵之志其事

大。雖在稗官，有當世之憂焉。後世之恭慎君子，苟能明吾之志，庶幾不易吾言矣哉！

序三

施耐庵《水滸》正傳七十卷，又楔子一卷，原序一篇亦作一卷，共七十二卷。今與汝釋弓。

序曰：吾年十歲，方入鄉塾，隨例讀《大學》《中庸》《論語》《孟子》等書，意惛如也。每與同塾兒竊作是語：不知習此將何為者？又窺見大人徹夜吟誦，其意樂甚，殊不知其何所得樂，又不知盡天下書當有幾許，其中皆何所言，不雷同耶？如是之事，總未能明於心。

明年十一歲，身體時時有小病。病作，輒得告假出塾。吾既不好弄，大人又禁不許弄，仍以書為消息而已。吾最初得見者，是《妙法蓮華經》。次之，則見屈子《離騷》。次之，則見太史公《史記》。次之，則見俗本《水滸傳》。是皆十一歲病中之創獲也。《離騷》苦多生字，好之而不甚解，記其一句兩句吟唱而已。《法華經》《史記》解處為多，然而膽未堅剛，終亦不能嘗讀。其無晨無夜不在懷抱者，吾於《水滸傳》可謂無間然矣。

吾每見今世之父兄，類不許其子弟讀一切書，亦未嘗引之見於一切大人先生，此皆大錯。夫兒子十歲，神智生矣，不縱其讀一切書，且有他好，又不使之列於大人先生之間，是驅之與婢僕為伍也。汝昔五歲時，吾即容汝出坐一隅，今年始十歲，便以此書相授者，非過有所寵愛，或者教汝之道當如是也。

吾猶自記十一歲讀《水滸》後，便有於書無所不窺之勢。吾實何曾得見一書，心知其然，則有之耳。然就今思之，誠不謬矣。天下之文章，無有出《水滸》右者；天下之格物君子，無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。學者誠能澄懷格物，發皇文章，豈不一代文物之林？然但能善讀《水滸》，而已為其人綽綽有餘也。

《水滸》所叙，叙一百八人，人有其性情，人有其氣質，人有其形狀，人有其聲口。夫以一手而畫數面，則將有兄弟之形；一口吹數聲，斯不免再吷也。施耐庵以一心所運，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，無他，十年恪物而一朝物格，斯以一筆而寫百千萬人，固不以為難也。格物亦有法，汝應知之。格物之法，以忠恕為門。何謂忠？天下因緣生法，故

忠不必學而至於忠，天下自然，無法不忠。火亦忠，眼亦忠，故吾之見忠，鐘忠，耳忠，故聞無不忠。吾既忠，則人亦忠，盜賊亦忠，犬鼠亦忠。盜賊犬鼠無不忠者，所謂恕也。夫然後物格，夫然後能盡人之性，而可以贊化育，參天地。

今世之人，吾知之，是先不知因緣生法。不知因緣生法，則不知忠。不知忠，烏知恕哉？是人生二子而不能自解也。謂其妻曰：眉猶眉也，目猶目也，鼻猶鼻，口猶口，而大兒非小兒，小兒非大兒者，何故？而不自知實與其妻親造作之也。夫不知子，問之妻，夫妻因緣，是生其子。天下之忠，無有過於夫妻之事者；天下之忠，無有過於其子之面者。審知其理，而睹天下人之面，察天下夫妻之事，彼萬面不同，豈不甚宜哉！

忠恕，量萬物之斗斛也。因緣生法，裁世界之刀尺也。施耐庵左手握如是斗斛，右手持如是刀尺，而僅乃叙一百八人之性情、氣質、形狀、聲口者，是猶小試其端也。若其文章，字有字法，句有句法，章有章法，部有部法，又何異哉！吾既喜讀《水滸》，十二歲便得貫華堂所藏古本，吾日夜手鈔，謬自評釋，歷四五六七八月，而其事方竣，即今此本是已。如此者，非吾有讀《水滸》之法，若《水滸》固自為讀一切書之法矣。

吾舊聞有人言：莊生之文放浪，《史記》之文雄奇。始亦以之為然，至是忽啞然其笑。古今之人，以瞽語瞽，真可謂一無所知，徒令小兒腸痛耳！夫莊生之文，何嘗放浪？《史記》之文，何嘗雄奇？彼殆不知莊生之所云，而徒見其忽言化魚，忽言解牛，尋之不得其端，則以為放浪；徒見《史記》所記皆劉項爭鬥之事，其他又不出於殺人報仇、捐金重義為多，則以為雄奇也。若誠以吾讀《水滸》之法讀之，正可謂莊生之文精嚴，《史記》之文亦精嚴。不寧惟是而已，蓋天下之書，誠欲藏之名山，傳之後人，即無有不精嚴者。

何謂之精嚴？字有字法，句有句法，章有章法，部有部法是也。夫以莊生之文雜之《史記》，不似《史記》，以《史記》之文雜之莊生，不似莊生者，莊生意思欲言聖人之道，《史記》據其怨憤而已。其志不同，不相為謀，有固然者，毋足怪也。若復置其中之所論，而直取其文心，則惟莊生能作《史記》，惟子長能作《莊子》。吾惡乎知之？吾讀《水滸》而知之矣。

夫文章小道，必有可觀，吾黨斐然，尚須裁奪。古來至聖大賢，無不以其筆墨為身光耀。只如《論語》一書，豈非仲尼之微言，潔淨之篇節？然而善論道者論道，善論文者論文，吾嘗觀其制作，又何其甚妙也！《學而》一章，三唱「不亦」；「歎觚」之篇，

有四「觚」字，餘者一「不」兩「哉」而已。「質勝文則野，文勝質則史」，其文交互而成；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樂之者」，其法傳接而出。山水動靜樂壽，譬禁樹之對生；「子路問聞斯行」，如晨鼓之頻發。其他不可悉數，約略皆佳構也。彼《莊子》《史記》，各以其書獨步萬年，萬年之人，莫不歎其何處得來。若自吾觀之，彼亦豈能有其多才者乎？皆不過以此數章引而伸之，觸類而長之者也。

《水滸》所叙，叙一百八人，其人不出綠林，其事不出劫殺，失教喪心，誠不可訓。然而吾獨欲略其形跡，伸其神理者，蓋此書七十回，數十萬言，可謂多矣，而舉其神理，正如《論語》之一節兩節，瀏然以清，湛然以明，軒然以輕，濯然以新，彼豈非《莊子》《史記》之流哉！不然，何以有此？如必欲苛其形跡，則夫十五《國風》，淫汙居半；《春秋》所書，弒奪十九。不聞惡神姦而棄禹鼎，憎《梼杌》而誅倚相，此理至明，亦易曉矣。

嗟乎！人生十歲，耳目漸吐，如日在東，光明發揮。如此書，吾即欲禁汝不見，亦豈可得？今知不可相禁，而反出其舊所批釋，脫然授之於手也。夫固以為《水滸》之文精嚴，讀之即得讀一切書之法也。汝真能善得此法，而明年經業既畢，便以之遍讀天下之書，其易果如破竹也者，夫而後歎施耐庵《水滸傳》真為文章之總持。不然，而猶如嘗兒之泛覽者而已。是不惟負施耐庵，亦殊負吾。汝試思文，吾如之何其不鬱鬱乎哉！

皇帝崇禎十四年二月十五日